

◆ 安庆人物谱

革命烈士曹建培

夏筱翊 文/图

曹建培，谱名传胪，字建培，宣统元年（1909）正月出生于怀宁县涨溪滩曹家楼（今茶岭镇三元村中心组）。其父曹义怀养育了4个儿子、7个女儿，其中3个儿子、5个女儿早殇，曹建培系其长子。

曹建培自幼聪颖好学，先在家乡读私塾。1928年秋天，经怀宁同乡、劳山中学校长兼国文老师操震球介绍到南京晓庄求学，认识了陶行知先生。1930年4月，晓庄学校遭国民党政府强制封闭，11名中共党员被杀害。学校封闭前，陶行知设法掩护为地下党刻印宣传品的进步学生曹建培逃往上海。而陶行知先生被通缉，被迫流亡日本。曹建培不得已跟随黄奇生先生，到江苏昆山徐公桥乡村改进讲习所读了一年书。

1933年，曹建培到上海参加普及教育促进会，给陶行知先生做秘书，协助工作。曹建培与陶先生相处8年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在陶行知先生支持下，曹建培毅然奔赴延安，投身抗日最前线，通过田汉、林伯渠和徐特立等同志的帮助，进入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，1938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37年4月，中共代表陈云来到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与“新疆王”盛世才协商人才援助的事情，最后达成协议：由党中央派出军政人才进入新疆，协助盛世才发展新疆。1938年2月起多批延安干部先后来到新疆。1938年11月高登榜、郑亦胜、曹建培（化名曹克屈）领队，几十名中共党员干部乘汽车前往迪化。出发前，组织上指定曹建培同志为党支部书记，行政上由高登榜和郑亦胜负责。曹建培抵达新疆后经过几个月的实习培训，于1939年2月27日被新疆省政府委任为焉耆区行署教育科长，同时负责反帝第九分会工作。

曹建培主持焉耆教育工作，费尽了心血。当时焉耆行署下辖9个县。曹建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原有学校进行整顿，并成立一批新学校，所有学校扩充了班级，学生数成倍增加。为了活跃当时的文化氛围，曹建培利用休息时间编写了不少剧本，同胞们都喜欢聚在一起，学唱革命歌曲，就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。那段时间，焉耆行署所辖的很多县都组织了歌咏队，每个月几乎都有热热闹闹的歌咏比赛。演出的所有票房收入都报请迪化反帝会送往抗战前线。

省立焉耆师范学校，是焉耆唯一的高等学府，由进步人士何世俊创办。曹建培除了指导并帮助解决教学方针、教学内容及教师、教材等方面的问题外，还抽出时间自编讲义，亲自授课，讲授“生活即教育，教育即生活”。为了激发新疆各民族人民的抗日热情，曹建培经常分析抗战形势，讲解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、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，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，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罪行，宣传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。

1942年，日本侵略者集中兵力对解放区进行大规模扫荡，蒋介石调遣几十万军队配合日伪包围封锁解放区。盛世才摇身一变，成为反

苏反共的急先锋和国民党走狗。1942年9月17日，武装特务把陈潭秋、毛泽民等5人“请”进了“刘公馆”，后来又以“督办请谈话”为名，把林基路、李宗林、李云扬、马殊、高登榜、曹建培等23名共产党员软禁。1942年11月，陈潭秋、毛泽民等被秘密转移到尤公馆软禁。1943年2月7日，盛世才撕下了一切伪装，将软禁4个多月的共产党人投入监狱。傍晚时分，军警将软禁在阮公馆的陈潭秋、毛泽民等5人一起押进了迪化第二监狱。随后第二批军警又将林基路、高登榜、曹建培、李云扬、马殊、陈清源、谷先南等几十人送进了迪化第四监狱。

当晚，林基路、高登榜、马殊、曹建培等便在第四监狱组成

了“学习小组”，确立了三点对敌原则：一、我们是盛世才请来的，在新疆有功无过。为什么关押我们？要求公审；二、要求集体回延安，在任何情况下，都不单独出狱，单独出狱者是叛徒；三、要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，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也不危害党的利益。

1943年9月27日深夜，盛世才秘密将陈潭秋、毛泽民、林基路杀害。

1945年8月28日，毛泽东主席亲自到重庆谈判，提出要释放中共在各地被捕人员。周恩来亲自对张治中先生当面嘱托：“我们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，至今生死不明。你到新疆后，务必设法放出，护送回延安。并请先调查一下，几个重要人物陈潭秋、毛泽民还在不在。”张治中先生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，到新疆成功地解救了被盛世才监禁多年的129名共产党干部，使他们安全回到延安。1946年9月30日至10月13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分七次连载曹建培回忆狱中斗争文章《我们怎样在新疆监狱渡过四年？》

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曹建培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；与成仿吾、钱俊瑞等同志一起创办华北大学，任教育科长，新中国成立后在吴玉章同志领导下参与创办中国人民大学，任主讲教员。

1950年9月，曹建培著《思想教育方法》一书，由中外出版社印行。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。但曹建培始终不忘曾经战斗工作过的新疆，始终惦记着热情、善良、淳朴的新疆各族群众。1954年，曹建培再次来到新疆工作，任新疆大学教授、新疆师范学院副院长。1965年8月，调任安徽教育学院副院长。

1968年2月，在康生、吴法宪一伙指派下，造反派企图把曹建培作为冤假错案的突破口，将他非法抓去严刑拷打逼供，强迫他编造自己及同狱难友变节叛党出卖陈潭秋、毛泽民等烈士的伪证材料。曹建培严词拒绝，绝不为了活命而出卖灵魂，1968年3月26日被打成重伤致死。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护了新疆监狱的战友，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和品德。

1982年7月22日，国家民政部追认曹建培为革命烈士。



新疆回延安的领队和车长们（前排左二曹建培）

◆ 你我口水

泥鳅与刀鳅

钱续坤

鱼虾鳖鳝在江南水乡很难逃脱“盘中之物”的宿命。相比之下，无论肥嘟嘟的泥鳅还是瘦精精的刀鳅就要幸运得多，因为它们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，即使被顽皮的孩童一时逮住，因为烹调起来比较麻烦，孩子们一般情况下多是不屑一顾，最终的结局要么被喂鸭，要么被放生。

印象中，我在童年基本上没有尝过滑溜细嫩的泥鳅，更不必说那灰黑有刺的刀鳅了。刚刚参加工作时，我被分配在煤城淮南，并且听说当地的八公山有一道名菜“泥鳅钻豆腐”，于是呼朋唤友前往尝鲜。八公山的豆腐闻名遐迩，淮河的泥鳅想必也别有风味，一试果不其然，泥鳅肥而不腻，豆腐白嫩爽口，汤汁醇厚味浓，真是大快朵颐，连呼过瘾。回来之后如法炮制了几次，结果泥鳅还没钻进豆腐，一条条就被煮得横七竖八，不忍卒看，没有办法，只好虚心请教烹调技艺较好的几位同事，这才知道，首先必须用豆大的微火将水极慢地烧热，等到泥鳅在水中躁动之时，再将整块的豆腐迅速放入锅里，泥鳅遇凉才会主动钻进豆腐，之后依然用微火慢焖，只有当泥鳅与豆腐真正融为一体了，才可以用旺火猛烧。在烧制过程中，应当加入适量的精盐、黄酒、姜片、花椒等佐料，除掉泥鳅的泥腥味，味道才会更为鲜美。

自从发现泥鳅也是美味佳肴之后，在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，我尝试过泥鳅的多种做法，如干煸泥鳅、火锅泥鳅、油炸泥鳅等等，其中现在最为拿手的当数黄焖泥鳅。黄焖泥鳅的做法其实比较简单，不过这里有个前提，就是必须选用那些肥美鲜活的泥鳅。先在热锅中倒入少许菜油，将剖净洗好的泥鳅放入三五条，用文火细煎，等到双面都煎得微黄，然后小心盛起；如此反复几次，等到盘中的泥鳅全部煎好，再全部倒入锅中黄焖，其间应当加入豆瓣酱、辣椒酱以及生姜和蒜头等，焖得泥鳅的肉极软却没有化，看上去胖乎乎的，筷子夹起来一吸，泥鳅的肉就脱刺而落，仅仅只剩下一个头和一根长刺。那种入口即化、隽永悠绵的风味，要多惬意有多惬意，要多舒坦有多舒坦……

童年抓泥鳅的时候，还经常会碰到它的“瘦兄弟”——刀鳅。这可是个麻烦棘手的家伙！其身体扁平，像把船桨，嘴巴尖长如锥，游速相当惊人，同时常常“出其不备”地攻击，水里的浮游生物甚至是小鱼都不是它的对手，可谓“水中一霸”；更加恐怖的是，刀鳅具有微毒，它不仅能够伤人，而且被它划破的皮肤伤口愈合时间也会较慢，我们见之总是心存畏惧。加上刀鳅本身干瘦无肉，父母对其也是嗤之以鼻，因此逮到的刀鳅多数被我们直接扔了；也有做恶作剧的，将其放在阳光下曝晒，看它渐渐地晒成干硬灰黑的一截。那时我就天真地想，如果将这些晒干的刀鳅收集起来做一盘菜，该是怎样的味道？没想到20多年后，在小城一家名为“土灶王”的餐馆里，还真发现了这道名为“油焖刀鳅”的美味，拿起筷子先尝了一条，入口虽然有点干涩微苦，可细嚼慢咽之后，刀鳅的韧劲和筋道这才从齿颊间油然生起，赶紧去夹第二条、第三条，全然不顾什么斯文与饕餮之分了。朋友们见我狼吞虎咽的样子，也争着举箸尝鲜，并且都同有感慨：童年逮过那么多的刀鳅，竟然没有品尝过一回，这可是人生的一大遗憾！